



队长的家事

孙 谦 著



小 說

队长的家事

孙 谦 著

任 城 插图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太原

队长的家事

孙 肇 著

任 城 插图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山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, 787×1092毫米 1/42 • $1\frac{3}{7}$ 印张 • 3 插图 • 22,000字

一九六四年五月 第 一 版

一九六四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665册

统一书号: 10088 • 490

定 价: (五)一角四分

內 容 介 紹

这本丛书，选編了两个优秀的短篇小说。

《队长的家事》写的并不是一家一户的小事，它通过金寿、喬玉霞对集体、对劳动、对生活的不同态度，反映了农村中先进与落后思想的矛盾和斗争，热情地赞扬了生产队长金寿正确对待妻子喬玉霞的落后思想，耐心帮助她转变并取得进步的故事。喬玉霞原来也是个劳动能手，但我们从她前后思想的变化上，可以看到旧的习惯势力在她身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和腐蚀作用。因此，一些看来最易为人们所忽视的旧习惯，是值得深思，值得警惕的。

《南山的灯》写的是农村新人新气象。作品通过县里开办电工训练班，以及一个小村庄南山实现电气化的故事，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无限美好的前景，塑造出了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先进人物的动人形象：有奋发图强、百折不挠、刻苦钻研电气技术的冯有

梅；有年紀虽老但革命意志越来越旺盛的县电气化办公室主任徐国梁；有眼光远大，办一切事情都能为将来作准备的老队长冯在山，从这几个人物身上，我們看到了閃耀着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彩。

这两篇小说，思想内容好，写得很有情趣，不仅故事生动活潑，人物也都是活灵活現的。

目 次

隊長的家事	(1)
南山的灯	(26)

队长的家事

金庄生产队长金寿年轻时候是个民兵爆炸手。现在，人们叫他铁嘴寿星。这个诨号起得很有点道理：第一，金寿还不到五十岁，脑门额就脱了个精光；第二，他当了三年生产队长，从未发过脾气、使过性子，老是凭那张嘴解决问题——社员们说，他那张铁嘴能把死人说活，能把落后分子说转；第三，他认定集体事业是农民的灵芝园，为了维护和保卫那能治百病、起死回生的灵芝仙草，他用心思、流汗水、下劲的劳动。这几年，金庄在生产上出了名：年年丰收，年年超产，年年得奖。

金寿的老婆乔玉霞，也是金庄的有名人物。她又能干，又泼辣。年轻时候，眼明齿

亮，绣得一手好花，人们叫她一枝花。现在也是劳动的好手，家里地里样样来得。大女儿家鹤已经当了小学教师，儿子家麟正在念中学，小女儿灵芝刚刚带上红领巾。家里不缺穿、不缺吃，地上放着缝纫机，窗台上摆着收音机，生活过得富富余余。照乔玉霞的话说是：已经熬盼出来了！

一来是好生活已经“熬盼来了”，二来是儿女们都已长大，近几年来——准确点说，是自从金寿当了生产队长以后，乔玉霞的出勤次数一年比一年减少，到了去年，集体地里干脆连她的脚印儿都没了。乔玉霞这样做，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老头子又要工作，又要劳动，天天不到鸡叫不睡觉；要不给他安顿个热窝窝，吃点偏饭，岂不把他熬累死？第二，家鹤当教员，家麟上中学，家里能不收拾得象个样子？孩子们在学校苦了一星期，星期天能不给他们吃点精细的？乔玉霞认为这两条理由很充足，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她经营的那个“热窝窝”上。她把屋里收拾得明光水亮。她在院里养着猪、喂着羊、养着鸡。她把自留地种得冒了尖——别

人只能种一茬，她能赶着种两茬。

真象乔玉霞说的：金寿很少能在鸡叫以前睡觉。在农忙季节，一天也吃不到一次正顿饭。他不大过问家事，也不大注意乔玉霞的思想变化。在开初时候，他只觉得吃的饭食精细了，换洗衣服的次数多了，生活确比以前舒服多了。去年秋天霜冻早，风又大，风磨谷穗，粮食损伤不少。有一天，金寿到处喊人抢收谷子，却在自留地里发现了乔玉霞，她正在耩种赶茬麦。金寿说：“哟，你怎么躲到这里来了？放下锄头，跟我割谷子去。”乔玉霞说：“那这麦子不种了？”金寿说：“这么一片片地还愁种不下？让家鹤他们星期天回来种。”乔玉霞说：“看你说的，你敢不知道节气不等人？”金寿说：

“鹤他妈，你怎么只看鼻子尖？你就不能看远点？”乔玉霞说：“你不知道我是近视眼？”金寿虽是有名的铁嘴寿星，乔玉霞那两片嘴却近似钢铁；两个人要在某件事情上发生争论，很难分出个你胜我负。这一次，乔玉霞总算让了步，答应耩完麦子，就去割谷；但等她耩完了麦子，队里的谷已经

割倒了。

这件事给了金寿很大启示：干部家属不出勤，给女社员做了坏榜样；谁家没点家务事？要是村里的女社员都不出勤，队里的生产能不受影响？今年的大忙季节又到了，金寿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要先把乔玉霞拖出那个“热窝窝”来。

饲养院的毛驴已经叫过，时间已过半夜。金寿一边往家里走，一边思谋着怎样动员乔玉霞出勤。金寿走进了院子，先进厨房，端了那温在大锅里的一砂锅夜饭，然后便一边吃饭，一边走进了正屋。

乔玉霞坐在炕头上，就着电灯，正在上一双黄色的绣花鞋。

金寿问道：“这是给谁作鞋？”

乔玉霞说：“灵芝的。”

“啊呀，她已经带上红领巾了，你还给她穿花鞋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今年闰四月？”

“闰四月？我象她那么大时候，闰月年也得踢光脚！”

“说的！你那时候是甚年月？现在是甚

年月？”

金寿扒拉了一阵饭，指着窗台上的那件花布衫问道：“家鹤的？”乔玉霞点了点头。金寿又问：“嫁妆？”乔玉霞又点了点头。

金寿说：“我看你呀，生就的手贱；二十多的姑娘了，她自己还作不了件布衫？”

乔玉霞抬起了头，说：“噢，你今天又谋下什么点子了？我做这也不对，做那也不好，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金寿笑了：“你倒真会猜心思。我说你应该参加劳动。”

乔玉霞反问道：“我哪天闲着来？咱那自留地是你种的？家里的活儿是你干的？”

金寿说：“我说的参加集体劳动，出勤。”

乔玉霞说：“你以为我和工分儿有仇？可家里这一摊子谁管？”

“你管我也管，孩子们也管，大伙摊着管。”

乔玉霞笑了一阵，说：“哟，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！你管？你能早晨不用人

吼喊起床我就感恩不尽了。”

金寿也笑了：“这倒真是我的缺点，咱改。从今以后，第一，早晨起床不磨菇；第二，晚上早回来；第三，担水的事儿我包下。”

乔玉霞好胜地说：“你要能作到这些，我就保准能天天出勤！”

“说话算话？”

“我甚时说过虚话？”

金寿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二

第二天早晨，金寿真的自己醒了。他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正好碰着乔玉霞进屋来盛米。

乔玉霞笑道：“哟，今天你这位神神可真灵验了！”

金寿咕噜了一句“说话算话嘛”，便趿拉着鞋往外走。乔玉霞喊住他，问道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“担水啊。”

“你听不见下雨？下了整整半夜……”

这时候，金寿才听见了雨声。他停下了脚，说：“大风吹折帅字旗，出师不利，偏偏今天下……”金寿没把话说完，便跑到门口看雨去了。雨不太大，檐水淅淅沥沥的淌着。金寿忽然高声说道：“好雨，好雨，麦子正灌浆！”金寿看了一阵雨，扭转身来，对乔玉霞说：“这你算有了理啦！头一天出勤，就碰上老天爷放假。”

乔玉霞说：“我能有福气歇着？高粱面快吃完了，吃罢饭，你得和我磨面去。”

金寿嘿嘿地笑了：“这，这可得你自己动手——队委会有个规定：小会地头开，大会雨天开——这样好不？吃了饭我给你把高粱扛到磨房……”

乔玉霞撇了撇嘴，说：“算了吧，一布袋高粱我还背得动。我说靠不上，果然就靠不上！”

乔玉霞在磨房磨了一上午面，不觉察雨就停了。当她刚烧火作饭时候，队里的高音喇叭已经叫人上地了。乔玉霞又要炒菜，又要和面，又要烧火，正当她忙得团团转时候，小女儿灵芝跑回来了。

“妈妈，你还没作好饭？爹把你编到董其文组里了，董其文叫你去移栽棉花。”

乔玉霞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去了！”

猪在圈里闹，羊在棚里叫，鸡在院里喳喳。高音喇叭一个劲儿地催人上地，灵芝又一个劲儿地嚷着：“还不吃饭，要迟到校了！要迟到校了！”乔玉霞又烦又气，伸手就打了灵芝一巴掌。灵芝受屈不过，咧着嘴哭了。猪还在闹，羊还在叫，鸡还在喳喳，高音喇叭还在催人上地——真叫个乱糟糟。

这时候，在大树下有一群妇女正等着乔玉霞上地。人常说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；这一群妇女呀，简直就是一个大乐团。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，有的人说风凉话，有的人逗乐子，有的人说刺儿话；这个在笑，那个在叫，那一个干脆直着声儿罵开了。这么一来，把个带队的董其文气恼得受不住了，扭身就向队委会跑去。

董其文是金寿家的未过门女婿。身材壮实，粗眉大眼，脸色红得象火，嗓音粗得象锣，是个火气十足的年轻人。董其文是队里的棉花作业组长，今春阴雨多，棉花烂秧不

少，他正急着要趁墒移栽棉苗，偏偏又碰上乔玉霞撒赖不来，你想他能不躁吗？

董其文一进队委会，便气冲冲地说：“咱带不了那群女人！”

金寿正在打电话。他用手捂住话筒，吃惊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寿婶儿没有来，那群女人都象石鸡丢了蛋……”

“你没去叫她？”

“我广播了，又让灵芝叫过，可她还没来。”

“你自己叫一趟嘛。”

“我还怕她顶我！”

金寿笑了：“那么个老大后生还怕这？你寿婶又不是老虎……”

“老虎我倒不怕！”

“不怕老虎怕寿婶，这可就奇了。你不去叫她，难道你想独白个去移栽棉花？”

董其文想了想，火呼呼地说：“好，我叫她去！”

董其文一走下队委会的土坡，便尽着嗓子吼喊起来：“寿婶！寿婶！寿婶……”

董其文在街上吼喊，乔玉霞没有应声；
董其文站在院墙外吼喊，乔玉霞又没应声。
董其文冲进了金家院子，楞住了；灵芝在屋里哭，厨房里有股油香味，院里却空朗朗地没有人。董其文又大声喊道：“寿婶！”

乔玉霞端着面盆，窜出厨房。她把面盆放在窗台上，两手往腰里一叉，气喳喳地说：“你这是给谁叫魂？”

董其文怒气冲天地说：“谁给你叫魂？我叫你上地！”

“谁说我要上地？”

“队长说你要上地！”

“那你去叫他！我有事，我不去！”

“是社员就得劳动，你也不能特殊！”

乔玉霞压着一肚子火气，低声质问：
“什么特殊不特殊，你说话干净点！”

“看看人家金寿叔，队里哪个不说好，看看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？臭了？”

“你以为你还香？”

一句话把乔玉霞说得火冒三丈。她高声叫道：“我臭！我臭！——你给我滚！”

“你不出勤，我就不走！”

董其文气赳赳地蹲在地上，不说话了。

这时候，灵芝正好背着书包走出屋来。她满脸泪迹，一边用手擦眼泪，一边向门口走着。乔玉霞正没个发泄处，扑上去拖住小灵芝，照着屁股就是一阵巴掌。小灵芝躺在地上大声哭叫，乔玉霞上气不接下气地罵着：

“你们这些讨债鬼，我把心都给你们吃了，你们却和我作对！”

小灵芝越哭越厉害，乔玉霞正要举手再打，金寿回来了。金寿一看这情景，就吃了一惊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

蹲在地上的董其文猛的站了起来，抢着答了碴：“我叫她上地，她就撒野……”

乔玉霞呼地扑了上来：“你才撒野！你才撒野！”

金寿把乔玉霞推到窗根下，说：“啊呀，没大没小的，这算干什么？其文，你先走吧，这里的事情我来解决。”

董其文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不是你让叫她，何用受这种窝囊气！”

金寿说：“怨我，怨我，走吧。”